

## ※ 韓南教授紀念專輯 ※

# 憶韓南

李歐梵\* 著      王 翎\*\* 譯

從王德威的電郵得知 Pat（韓南先生在信中一向如此署名）過世的訊息，我一時之間愣住了，兀自坐在那裏盯著螢幕上的郵件內容，靜默良久。我知道韓南先生在一眼忽然失明之後便病了，但沒有料到他的健康狀況會惡化得這麼快，似乎已經放棄了活下去的希望。如今韓南先生的公子也突然隨其父而去，我在震驚之餘，心中哀悽更甚。

我們都知道，韓南先生向來低調自持，但在看似淡漠的外表下其實藏著暖熱的心腸。很可惜我未曾有幸拜在韓南先生門下，不過退而求其次，我連續兩年都請韓南到我的研究生課堂上共同授課，因此很幸運地能夠親炙他在晚清小說及翻譯方面的廣博知識。我們也共同指導了幾名博士生，他們在畢業後各奔前程，如今皆成就卓然。因著這位資深前輩的熱心提攜，我在哈佛任職的這些年可謂舒心愉快、收穫至豐。

說起來，我能在哈佛安身立命，完全要感謝韓南先生。且容我在此略述往事，期能聊表個人對於韓南先生的感激之情於萬一。

我是在一九七〇年代早期與韓南結識，他從那時候開始就對我多所照拂。那時我甫獲印第安那大學聘用，要負責教中國古典小說及戲劇，「順便」教中國現代文學。我的恐慌自不待言，因為我從來沒有受過傳統文學的訓練。那我該怎麼準備，又該從哪裏準備起呢？當然我盡力搜括所有能找到的學術專書和論文，埋頭苦讀了起來。但這樣還是不夠，我迫切需要一個人來指引我，幫我釋疑解惑。當時我只知道韓南教授是研究《金瓶梅》的權威，我也不知道哪裏來的勇氣，就大起膽子寫信

---

\* 李歐梵，哈佛大學榮休教授、本院院士、香港中文大學洗為堅中國文化講座教授。

\*\* 王 翎，專業譯者。

給他，厚著臉皮提出了各種各樣的問題。韓南先生簡明扼要地回答了我的每一個問題，不論大小。信件往復的過程幾乎像是一堂不對外公開的研討課，而我是虛擬教室中唯一的學生。

我們之間的另一個連結是魯迅。當時韓南已經發表了兩篇探討魯迅小說技巧的文章，我自己要寫的關於這個難纏作家的書卻難產中。韓南的兩篇長文為我開拓了全新視野，雖然我不認同他的研究方法，認為太偏「結構主義」，但是他為了找出所有可能影響魯迅的俄國及東歐小說所下的功夫卻讓我印象深刻：不論是安德烈耶夫 (Andreyev) 寫的短篇小說，還是顯克維奇 (Sienkiewicz) 的小說，再冷僻晦澀的作品都被他逐一挖出來鉅細靡遺地審視，以求找出任何可能證明有相同點或是可以互相對照的蛛絲馬跡。而這些只是他為了分析魯迅的短篇小說中不同形式的反諷所做的前置準備。我嘆服之餘，想到自己的研究卻流於淺表，不禁赧然。

韓南先生多年來的指導提攜之恩，我沒齒難忘，說他是我的恩人還太過含蓄。坦白說，我的學術路途中至少有一段是因為先生出手相助才得以走下去。我曾先後受邀在芝加哥大學和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任教職，我不知道韓南先生是否曾寫信向這兩間學校推薦我，但是我很肯定，當我的人生在洛杉磯陷入最低潮的時候，他是我第一個尋求援助和指點的對象。我打電話給他，膽怯但很直接地問他：「Pat，我現在明白到洛杉磯來真的錯了。你們系上會不會有可能，就算是一點點的可能，開出教中國現代文學的職缺？」韓南的答覆是大笑，然後是戲謔的短短一句：「有，我走的話就有了。」然而他不屈不撓地爭取，在我們通電話的四年之後終於催生了這麼一個職缺。

——快轉到二十一世紀

我在二〇〇四年從哈佛提前退休回到亞洲，再次開始於中、港、臺三地教書和演講。只要演講主題是晚清文學或傳統文學，我一定會提到韓南教授和他的研究。我覺得責無旁貸，因為韓南先生雖然在西方漢學界已經實至名歸，但在兩岸三地，尤其中國大陸，很多學者和學生們卻不太認識「韓南教授」。所幸，在《中國近代小說的興起》中文版於二〇〇四年出版之後，情況已經改變。我特別為此書撰寫的一篇文章也附於書末成了「後記」，那是我唯一一次有機會為韓南先生貢獻心力。韓南最後完成的一本書是《蟹樓志》英譯本，這部小說以鴉片戰爭爆發前的廣東為背景，譯筆精妙出色，最近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韓南先生很明顯希望這本譯作能在離廣東不遠的香港出版，也算讓自己和這個部分的世界有所聯結。在韓南

過世的訊息傳到太平洋的這一岸之後，負責此書的編輯來電請我撰文追憶韓南先生。我還未及理清紛亂的思緒，她已完成一篇追思韓南的長文。該篇由廣州一家報社刊登於紀念韓南教授的跨頁特刊，文中娓娓細述韓南先生如何悉心關注書籍的版式和設計，甚至親自逐頁校稿，種種細節感人至極，他很可能已有預感，這會是他最後一次出書……。

韓南是真正令人崇慕景仰的學者，他是獨一無二的典範。分處太平洋兩邊的我們，不管曾是他的朋友、同事或學生，都會永遠想念他。如今韓南先生已經離世進入永恆不朽之境，我知道在天堂的他，定會繼續悠閒愉快地閱讀和翻譯中國小說。

